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東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郘

謄録監生臣蕭　華

集部三

河東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按河東集十五卷宋柳開撰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歷典州郡終於如京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開少喜讀書巻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又改名改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集中東郊

野夫補亡先生二傳自述甚詳集十五卷其門人張景所編附以景所撰行狀一卷蔡絛鐵圍山叢談記其在陝右為刺史喜生膾人肝為鄭文寶所按賴徐鉉救之得免則其人實酷暴之流石介集有過魏東郊詩為開而作乃推重不遺餘力條說固多虛飾介亦名心過重好為詭激不合中庸其說未知孰確今第就其文而論則宋朝變偶儷為古文實

自開始惟體近艱澀是其所短耳威如梓恕
齋叢談載開論文之語曰古文非在詞澁言
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王士禎池
北偶談譏開能言而不能行非過論也又尊
崇揚雄太過至比之聖人持論殊謬要其轉
移風氣於文格實為有功謂之明而未融則
可王士禎以為初無好處則已甚之詞也乾
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河東集卷一

宋 柳開 撰

默書

昔先生將没而遺此書也蓋得之於心記之於言言雖有句句未成章或前或後皆離其辭莫貫其義景乃緝而聯之名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嗚呼先生以數年之慮默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哉凡六百二十

三言

夫有命有性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静至静至樂至動至憂至常忘機至樂忘寧求有於無無不有也求無於有有其無也無爲無所爲萬物熙熙有道有治道萬物擾擾儒之爲教防亂也為功惟深所立固也作事能長所居安也天地之道生死者也晝夜之道動静者也易言其大也知大者王知小者亡南夏多也西秋先也故聖人用時小人用物君子用道小人用機良醫之家其

無亡也善蕘之家其無昌也物久即敝事久即廢善久必揚惡久必亡讓失之守守失之侵侵失之陷陷失之亂亂失之除除失之絕小惡不戮大惡必生小善不獎大善不成小道不用大道不行終身為其善君子不足也一日為其惡小人有餘也善亦不足爭亦不足怨亦不足愛亦不足天下之害不足為大有不足而與之足成吾所欲忿賜半恩悅仇緩寃求大與小卒終無笑求小與大望求而拜家無母半無戶國無臣半無人陰言

其惡陽言其善臣道也公與之罰私與之賞君道也欺生所信密漏所親作者默而若畏知也衆美詢焉衆惡察焉上疑下欺君臣乃離有道以民用刑無道以身用刑也喜怒物性急其散疾物性緩其強半剛而細無不利柔而大莫能敗遲速適時萬事以宜示弱者必強示強者必弱有能者為無能亦有能也無能者為有能亦無能也兵惟力勝智儒惟言多行怯死無勝怯學無成兵敗如鼠兵勝如虎進若決河止若斷柯以死追死為霸

之事馳亂迹也思亂心也解人患在深解己患在淺拯獘多功拯危多德責之不及寧若救之不及也責失其心救得其心民無所役君為之役物無大焉所近必狎宰膳嗜也終所私也甘奪其味貧者不死非朝不華衣非宴不多味君子也民有四焉秀豪姦奪物從類聚善惡成焉南文尚訟北武尚殺非大極異為史不書行異無疑謂所奇也覩異有思知所違也

名系并序

進士高生學慕韓愈氏爲文名曰愈開重惜生難得也作名系一篇貽之

姓以辨其族者也名以別其身者也有善惡乃有憎愛以是親疎益閑矣噫慕彼之賢名彼之名與其不慕也庶可矣與其爲道也異哉名彼之名稱之不若如彼之賢己有之古之賢者同其道愚者亦同其道非其稱名同於身也舜不同堯之名放勳得如堯禹不同舜之名重華得如舜湯與文王武王亦不同名也孔子同周公

之道不同名為旦也孟軻不名之為丘揚雄亦不名之曰丘與軻也韓愈之於儒也可謂專也已亦不名旦丘軻雄也止名之曰愈矣此數聖賢人者皆不同名而世皆謂之大聖賢人也則同矣豈在稱已之身同其名乎若桀名放勲得為堯乎紂名重華文命得為舜禹乎管蔡霍三叔名之旦得為魯周公乎使桓魋名丘七十子肯為師乎身名之名非有善與惡也同賢愚人之為道斯乃善惡也王丘名丘不為孔丘也劉軻名軻不為孟

軻也况後其時而生乎學其道而師乎忍可名其名於己乎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名曰相如果與藺相如為同乎為不同乎嗚呼古今人是亦惑之甚矣李昇之臣名齊丘者為當時之人頗罪之也不師其為道不學其為人名其名於己之身尚可矣斯謂不知之者也苟師其道學其人故名其名於己之身安可為是乎己之賢己之材勝乎彼之賢彼之材善則善矣安在須名彼之名即方為善乎苟己之賢己之材不若於彼之賢

彼之材名同而何益乎名古人之名者時亦多矣其人也居世立身果善者耶泛泛然視與息者耶譬猶賢愚皆曰人豈足怪哉開始慕韓愈氏為文章名為肩愈後乃釋然悟其非也改之人於道罕得同日而為者必有先後耳先者知之告於後者古人之道也聖人作經籍以至書傳記録在於簡冊皆告於後之人者也同其時見其人言其言亦告之者也知而不告之非君子也非古人之道也

字説

邕和其至也以世上之為大賢人之德歟太史公胡繼周樂焦生之好樂慨然異夫時之後進者名生曰邕至道三年來自京師邕文章外通六經諸史百氏之言請字於開開因字之云世和世和邕之義也大塊之間物順於理和也物不順於理何有於和哉天地和風雨霜雪以時陰陽節序不忒草木昆虫咸若稼穡粢盛乃豐苟不和即日月星辰錯亂山岳河海崩竭饑饉疾疫相

臻寒燠晦明失候君臣和邦國郡縣以理兵民官吏盡誠要荒流蔡來賓禮樂刑賞無濫不和即姦邪中正混淆文物聲名蠹弊譊佞誅戮大興社稷宗廟是憂父子和孝慈生兄弟和友愛成夫婦和室家平朋友和信義行味之和食之安聲之和聽之樂色之和視之親言之和聞之悅動以和遂其事居以和睦其鄰惟善從和而生惟不善從不和而作以和取之猶不取以和與之猶不與惟和其難也惟不和其易也君子能其難也久而

尢節之懼變生焉小人能其易也暫而尢忘之喜怨行焉嗚呼是和其可小哉太史公為生名邕寧無念也開字生以和寧異思也今天子新即位紹二聖遺烈將用邕和也邕其和之世也開愛生之為人作字說遺焉

續師說有序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反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嘘可悲乎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予故後其辭而作續師說云

師之所以為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發乎性也中之人導而使本其善絶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聞而果溺其惡矣況其人之賢愚性實一也幼混而㒺然豈能自殊也迨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而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三千其博也六萬未必皆其上智矣中豈無其下者耶其所以不流於惡而悉為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者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肯昔為

蔽匿乎聖賢其何純焉盖師之益於人良是矣乃吾言賢愚之性無殊焉在乎師與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棄其師人不可定其性師存而惡可移師亡雖善不能遽明也天之生人賢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與造化敵乎何可輕其師哉今世之人不聞從師焉善所以不及於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萬一其有善者賴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亡之即奈何乎學而為心與古

異也古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以苟其禄烏得其與古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仁義禮樂歟今之以通其神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王公卿士歟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貴乎身曰何師之有焉苟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之趨競以成之孰不然乎去而是以不必從乎師矣古之志為學也不期利於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為學也不期利於身則不學矣舍是則農兵商工之心為也與其朋共言之必曰吾

何時其出矣仕遂吾身也彼之坐者亦曰然上位之人誘下也則亦曰善從於世善附於人俟取其禄位而來餘慎無為已所知也嗚呼舉天下而孰見從師與專道者矣斯不足責也若是師之於今何能得於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愚甚乎苟今能從於師則已追夫古人矣而復兼彼聖賢之經傳廣而在於道也不其易於力而速其神乎安知古人之從師能若於今人之從師也斯皆莫有趨而識之者時咸背塗而遠走之豈不可惜

也哉斯乃非夫師之不行於人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已者也

海說

夏禹理水東入於海百川會流混彼而注能納是水者謂乎處下也且水注其內自古至今無暫息焉固有盈而溢之時也既不聞有盈而溢之其水是歸何地也夏禹既能理之必能知之矣所以不言者陰陽運化之道自然往復也歷代言之者多矣皆不究其本訛亂其辭

或言納於尾閭矣或言注於大荒之中矣其餘言者不復正其所説且言尾閭者是羿射落之日也落之為石其大千里炎熾其質故能滲納其水焉且言注於大荒之中者言大荒之中有天臺之山有不勾之山有融天之山海水或東入焉或南入焉或北入焉以予言之皆非也言尾閭能滲納其水以其炎熾也且物有燃之於火炎熾極焉以水沃之不過一二即氷然不復能滲納水矣且海自古已來積衆之水多矣若尾閭能滲納其

水豈至今炎熾乎以海沃之固亦氷矣物之情與人之情豈遠哉尾閭苟不氷而能滲納其水即必有物常燃之矣但未知燃尾閭者用何物耳是知尾閭之説虚誕也已其言海水入於大荒之中山也是大荒之山内别有納水之地未知其水竟在於何也若有納水之地亦與此同海矣豈此不能納而彼能納之也其説亦以誑矣予以為天地若人之身江河若人之血人身之有血常會於腦會而復散歸於四支之中苟會於腦積而不

散即卒成疾矣疾成於內人亦殞其命也運而不竭是能動轉手足變易神氣為物之靈也為命之固也江河於天地之間亦若是耳流會於海復入於土散乎四維居地之下使地能厚載萬物者以水扶之也且掘地逾於尋丈則必有泉涌而出矣以是而言豈不然乎苟若會流於海無所散入則浪溢天地墊溺生聚安足勝也是知百川之朝於海不能納而涸之也亦復循環天地之中東而復西南北從矣陰陽運化理在於此又天地

之氣結爲山融爲川結爲山者古有所定大小高卑名數無其改易融爲川者則流而不止浩浩奔涌豈融爲川者即往而忘返結爲山者古今定矣融爲川者古今亦定矣又或言海有大魚曰鰌身横於海之中朝出其穴海乃潮焉暮入其穴海亦潮焉鰌之出入有節故潮之朝暮有期此之説鰌之出入能致海有潮之進退也是其穴與海相侔也未知海之何地乃能容是穴也又爲虚誕甚矣予以水者凝陰之氣所成大凡陰陽之氣

皆自下而升乎上日出而陽盛日入而陰勝若夫旦之有潮以其陽氣發於地中陰氣上散水以陽逼之故從陰氣以溢乃朝有潮焉夕之有潮以其陰氣發於地中陽氣上散水以陰扶之故從陽氣以浮乃暮有潮焉此之數說於海者皆不可聞於人也然說於此者未必彼非而我是彼虛而我實以情測之以理究之即我之說為當矣慮其好迂怪之徒泯絶吾言故著其辭以廣於我之徒也

應責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茍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乎於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於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於富貴私豐於已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於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

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令之教民亦若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於後傳授於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道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悄悄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化於人胡從於吾矣故吾著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

謂為古文古文者非若辭溢言苦使人難誦讀之在於古其理髙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於民哉亦自愧於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於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於宮中衆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

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有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我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我窮餓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於我責於我也即可矣責於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河東集卷一

河東集卷二

宋　柳開　撰

東郊野夫傳

東郊野夫肩愈者名也紹元者字也不云其族氏者姓在中也家於魏居鄴其郭之門左故曰東郊也從而自號之故曰野夫也或曰子邑處而曰郊士流而曰野無乃失乎野夫對曰吾以為郊子以為邑矣吾以為野子以為士矣吾寧知郊不為邑士不為野是果能質其名

之在哉苟不果吾斯不失矣野夫居於家則稱曰東郊出於旅則稱曰魏郊以別内外之異也野夫性渾然樸而不滯淳而不昧柔知其進剛知其退推之以前不難其行揖之於後不忿其勇來者雖仇而不拒去者雖親而不追大抵取人之長棄人之短利不能誘禍不能拒晦乎若無心茫乎若無身不以天地之大獨為大不以日月之明獨為明風雷不疾其變嶽瀆不險其固人莫之識也與其交者無可否無疑忌賢愚貴賤視其有分

久與之往還益見深厚或持其無賴之心者謂其真若鄙愚人也即事以欺之復有以一得便再以其二三而謀從計其利雖後已或自敗野夫與始亦無暫異竟不言之然終不能善於人耳汝苟周於人即何有不汝豊美乎汝見盜之為行乎其為殘賊汙惡雖父母亦不能容耳反有同類而相感者尚皆殞身拒害有以甘心為交之終始也蓋無他能感彼心以盡我誠也盜之猶若是矧汝輩皆良民乎慎勿若此也仇閑之者或相解去

焉野夫家苦貧無繼夕之糧無順時之服年始十五六學為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樂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幼而莫有與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釋於手日漸自解之先大夫見其酷嗜此文任其所為亦不責可不可於時矣迨年幾冠先大夫以稱諱野夫深得其韓文之要妙下筆將學其為文諸父有於故里浮屠復浴室者令野夫為記以試之野夫時卧疾中授其言期望矣一旦徼幾墨於病

搦出辭以作文無點竄而成家大以為異事遂騰聞於外之好事者咸曰不可當矣復有怒而笑之者曰癡妄兒言將我獨復其古家何姿容乎聒聒然大徧於人口矣諸父兄聞之懼其實不譽於時也誡以從俗為急務野夫罯不動意益堅古心惟談孔孟荀揚以為企跡咸以為得狂疾矣後日有制作出於時衆或有下之者乾德戊辰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機譎為尚功將餘半一旦悉出焚之曰先師之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耳反雜

家流乎衆聞之益不可謂測度矣厚以化俗為異焉凡所與徃還者悉歸其指詔亦以為軻雄之徒也捧書請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年今有子矣野夫每報之曰不敢避是顧盡力焉或曰子無害其謙之光乎對曰當仁而不讓者正在此矣或問退之子厚優劣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諭野夫曰吾祖多釋氏於以不追韓也開寶初又著東郊野史傳九十篇或曰子何以作野史對曰野夫之所職也或曰何謂野史對曰在其國史

之外不書者吾書為野史也或曰子於司馬氏范氏班氏三家何如也對曰司馬氏踈畧而核辨泛亂而宏遠班氏辭雅而典正竒簡而採摘下乎范氏不追二家也多俗氣矣吾之所述居二家之良者或曰將何用乎對曰用之即有用於世否雖先師之書為長物耳用不用在於世吾何知哉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納經之所出乃作天辨海説經解三篇大能摭其事而證其非昔賢之所不能及者也而以所著文章與

韓漸異取六經以為式或曰子何始尚而今棄之對曰孟荀揚韓聖人之徒也將升先師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汝輩有能如吾可至矣野夫時年始二十有四後二年別立傳以書焉號曰補亡先生也

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退之大於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復以其同時而出同道而行今取之偕行信得其美觀其文

章行事烈烈然統二公也不為過矣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將謂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

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於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於道而遷其名於己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巳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袪其未悟者衆悉以為然先生始盡心於詩書以精其奥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如何耳尤於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

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以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於古不足當其逸於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於存亡庶

勝乎無心於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嘗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盖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於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書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巾箱之者亦不過矣以故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者先生或詰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

訛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可觀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乃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

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於經者也所以於補亡不謬矣先生於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於諸家傳解箋注於經者多未窮達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别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强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奥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

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将下筆又慮與韓犯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續六經矣世敝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於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非可與伍范詩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先生能敦復於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

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釋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删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於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於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於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

石為記於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於世而以行其道焉

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於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於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經大出於世實為聖人矣是以

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薫恒輩之曽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韓文公雙鳥詩解

余居東郊府從事高公獨知予閑實中投以昌黎詩三百首閒與之會即屢誦詳其尤至者一日予咨曰雙鳥詩何謂也公曰得無若刺時之政者乎予因而悟之與公言異故作辭解之以編於後

高公子奇曰雙鳥者當其韓之前後斯執政人也一以之仕一以之隱本異而末同故曰落城市集巖幽殊以別也下之言蓋以其為姦詭比將壞其時也未知斯執耳予解曰不然大凡韓之為心憂夫道也履行非孔氏

者異端矣怒其正日削邪日寖斯以力欲排之位復不得極其世權復不得動其俗唱先於天下天下從之者寡背之者多故垂言以刺之耳公曰何謂也予曰作害於民者莫大於釋老釋老俱異端而教殊故曰雙鳥矣謂其曰此名也以非仁義禮樂父子君臣之類也其所從來俱不在中國故曰海外來也後漸而至故曰飛到中州也公曰若是言之釋之興也乃西始矣老之興也子何云俱不在中國者乎昔老耼著二篇之書以授其關

令而乃西逝矣是自此而起矣予如是無乃誤辨韓之旨哉予曰然且昞之昔在中國也不以左道示民矣曁西出函關入身毒以成其教故欺之以神仙之事用革其心而後教乃東來與昔之書果異耳是非中國之興也故韓俱云若是矣夫釋之為教也務當民俗奉之架宮崇宇必處都邑故曰一鳥落城市也老之為教也務當自親其身收視反聽棲息山林以求不死故曰一鳥集巖幽也謂其不得相伴鳴也以其二教之雖來而未

甚明於世各泯然也言三千秋者以其時久而極言之也既未得明其教其言亦未能大盡於物故曰各閉其口而銜乎萬物也後之正道漸衰浮妄之風漸盛故比之春風焉謂其卷地而起以其舉世悉如之也百鳥皆飄浮者衆邪以興也釋老乃得競出而扇於民久益張矣故曰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也有耳者聒皆聾有舌者反自羞謂其能恢誕而繁文他莫及也百舌謂百子也從來多甚於著書以亂夫子之道故曰舊饒聲從

此低頭不能出其上也得病謂其道或世不用之泯泯遂至死乃休矣世既熾耀其釋老也訛惑於上下之人極之又不可究其根無之又不能免其機遂皆欲捨其生而從矣其間有忿而殊其衆者能大其休聲以慁於上故曰雷公告天公以假為喻百物須膏油者使世將復其不敗於生矣故託言云自從其兩鳥鳴而雷光聒亦缺矣蓋謂其帝王之道不能光行於天下也或有哲智之人將斡運其世務或誅或殛以全其變則懼所以

言之有素也乃停留其造作而故云怕嘲咏矣挑抉其草木誅求其虫鼠謂其無所漏脱於幽微也苟世不息其如此則咸畏其或生或死或罪或福莫知其涯而愁憂矣故云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也自此亂而其時無春秋矣日月亦莫紀其序矣大法亦失其九疇矣周孔之道亦絶滅矣故曰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丘也若此乃釋老之教果遂分焉雖行於世也各有拘其時政矣故曰天公乃恠而各囚於一處也然後世得不全絶

其言他道者乃云百虫百鳥鳴而復啾啾矣教之既有其限不混然而使惑民也各守其方省度矣故曰既别其處而能閉聲省僭尤也尚復民之信奉者衆耗於世而害於物曰亦不知其厚矣率四海之大幾被其困焉故曰朝食其龍千暮食其斗亦千飲河生塵而飲海絶其流也其末句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𤕤者謂其後必不能終如此矣復有其甚惑者久而見興也不限其時而云久也故以三千為言焉斯惟韓之在釋老罪非

其他也公以為如何公曰若子之言韓之詩亦云是矣然子能識之信子於韓氏也達其玄微也哉

揚子劇秦美新解

昔人咸謂斯文媚莽之辭也法言孝至篇曰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者云稱未篡之前莽實僞貌而近如是亦可庶免乎曰劇於秦而美於新揚子之全德此焉虧矣今承徃言亦曰然也嗚呼下漢氏幾千年無一人識雄之旨盖君子微言而首比於惡者也或曰子獨異

而將說之何哉是必果能直其雄之志者乎予曰吁揚氏之志譏莽而非媚也謂美之稱曰劇之類也且夫目其辭云是者其旨悉存于間也夫秦之為不道其惡也有天地而未有之矣今引而言之秦劇也取而比之曰新美也是新無比於五帝三王非有其善也比於秦而褒貶之是其有不善與秦上下也故曰劇秦美新矣大凡褒貶於人取其善惡類而較其優劣也善者必以善類比之惡者必以惡類比之如稱堯舜云者蕪而是同

其善也桀紂云者兼而是同其惡也類而較之也如曰善必以惡較之即一善而千惡其善自顯矣惡必以善較之即一惡而千善其惡亦自顯矣何復枉其功乎未見較其善惡者有云堯桀也舜紂也必曰如堯舜桀紂云故今揚子是云如是也劇其秦謂惡甚也楚詩書大宫室起長城巡天下兼滅其宗周也故曰劇也美其新謂其惡少異於秦也雖其竊漢祚與滅宗周同且無諸秦之所大惡也故曰美也又夫漢德不如周享國日淺

王道不成雖周之衰經日已久下劣諸侯然其滅者秦當其大逆也故曰秦劇也新美也斯又聖賢之深旨在於周漢也孰可識之乎或曰子言斯即然矣其何下之辭云云乎予曰下之辭云云者蓋蔽其名識之所寓也若顯而闢之即君子微旨何在焉禍且及矣凡揚子之是言也遜惠者也首亦至於斯焉言茍不隱其志後茍不晦其前則不可也或曰然詩三百譏刺者過半且其篇曰某篇也是所怨於時之王者也下其辭未有如子

稱雄之文將若是也予曰吁異乎時不同事且殊矣凡詩書之作出自夫子當時之人何能有焉蓋聖人觀前事而繼言之所以垂炯戒於後非如夫揚子親居於莽之下也或曰若而言是終不敢繼其始晦不敢敵其明即曷若不言乎叔孫對於二世也僞媚其言而免於禍蓋上之所發問而不得已而言也且雄非有叔孫之名莽無二世之問何如是哉予曰吁當莽之時揚子不得不自言也凡人仕於世大小之分各異矣當大而不為

之大即事之失也當小而不為之小即事之僭也且叔孫無居於揚子之位揚子有過於叔孫之名位而拘之名而累之揚子須異於叔孫也在於分之事使然也叔孫若昔如揚子不待問而言之也則不能免後代而誅其名也揚子若今如叔孫必待問而言之也即不能免當日之害其身也士之遭於不道也居其邇者禍切之處其遠者禍閒之危行以言遜能者可避乎患也尚時有罹其辜者焉況揚子之懿若是而人乎與世當不

同也莽固知耳苟不有言即莽疑不足於已也必甚矣子不聞乎閉門而著書也尚有投閣之禍幾死焉如是揚子果得不自言之以進耶嗚呼知揚子者在於斯罪揚子者在於斯昔之所謂後世復有如我者知我矣其於餘也得不盡若此之類者乎

河東集卷二

河東集卷三

宋 柳開 撰

漢史楊雄傳論

子雲作太玄法言本傳稱非聖人而作經籍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葢天絶之嗚呼且子雲之著書也非聖人耶非聖人也則不能言聖人之辭明聖人之道能言聖人之辭能明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也子雲苟非聖人也則又安能著書而作經籍乎既能著書而作經籍是子

雲聖人也聖人豈異於子雲乎經籍豈異太玄法言乎聖人之貌各相殊聖人之辭不相同惟其德與理類焉在乎道而已矣若非聖人而作經籍則其所書也不若於經籍矣言無章行無法是曰經籍乎人可誣曰經籍乎比之吳楚之君吳楚之君竊位而冒名悖於道者也天宜伐而絶之子雲務教而利時順於道者也天豈罪其為是乎天能絶吳楚之君而僭竊則天甚明矣天既甚明固能罪惡而福善即吳楚之君可罪子雲可福也

若反同吳楚之君而罪子雲是天明於惡少而不明於善也多矣班孟堅稱諸儒之言曰是當時恥不及雄而謗之者也不可從而書矣凡為史之任在乎正其得失而後襃貶之得失此不能正況其襃貶乎所謂孟堅有良史之才者予於此不曰良史也

太甲誅伊尹論

汲冢書紀年稱伊尹放太甲於桐尹乃自立暨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

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注春秋左氏經傳既終始獲是書因記於後意有惑其事乃曰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雜記未足以取審也余以為元凱之不章明於此也非耳且伊尹相湯功其大矣太甲嗣位書稱不惠於阿衡伊尹作書以訓之甲再不聽命尹乃營桐宮以放太甲甲能遷厥德改

厥行既三年尹奉以復其位書有太甲三篇載其事其上篇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孔氏傳謂往氏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其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謂其甲既終其信德尹乃復之也尹遂作書美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是其甲能易成其善也甲遂聽其言而謝已過曰拜手稽首云尹乃復訓以後書蓋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可與居於位也尹既正其甲於不道已

老將告歸復作咸有一德之篇以戒於甲書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於德又有沃丁篇序云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雖其辭已亡獨孔氏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乃作此篇以戒也是其甲與尹始終事蹟之畢見於此竟無言誅尹之說又有伊陟相太戊作咸乂之篇是其子復佐於後王也亦不云甲復立其子也又有高宗說命之篇曰昔先正保衡作

我先王下云格於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是其後王極誦其先臣之休烈以冀說企及也又周書君奭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是其君臣悉見其父子間保全令德也元凱以紀年之辭遽惑於此苟伊尹為臣能放其君是其政在尹也能制於甲矣豈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且尹之相湯伐桀以成其功民咸知尹而輔矣復以其自立為君而又七年以永其位若是何有甲之所能哉既云尹乃自

立是因事而奪君位也爲逆甚矣太甲能潛出以誅之豈其反用其子乎必以反用其子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盡道而佐其甲乎足以明其紀年之文矣夫子沒後諸國雜亂編記者也不足取耳元凱不自悟反疑伏生以老耄恐致昏忘一何甚哉且安國叙書云濟南伏生年已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後至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者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又得二十五篇是其伏生當時所誦之書於壁間科斗

古文證定其真偽也亦無誤耳其所誤者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序悉言之備矣苟伊尹實誅即前數篇之書憑何而作出既無所作而出伏生有誤即古文科斗尋亦證矣何其漢代諸儒暨安國亦若是耳獨舜典已下能辨之哉倘伏生之有昏忘而安國之徒何在焉是以伏生所記之書胡得其誤也元凱之知且識也何可更言或致昏忘哉此事尤甚昭然也若曰將此紀年之書疑其

雜亂未足以取審則察以前事止可獨曰此是若是有所雜亂者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果是真偽不分矣或曰紀年之書皆科斗文字非秦漢之所書也斯非子謂六經皆孔子之撰述者於家有殊古史孔子異其伊尹太甲事以成其書訓於世耳汲冢之書勿是其世之本耶壁間之者勿是其家之書也予曰然若吾所謂夫子之所作固然矣且夫子之大聖公是而公非觀虞夏以來之事各因其微而彰其巨必以質其本矣豈獨於

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或曰子謂誅尹之說既為非矣且太甲居桐三年天下其誰是君紀年謂尹乃自立者此勿有所賴歟予曰古者君喪嗣立諒闇者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時惟太甲於元年以被放三年而復之伊尹實居冢宰之位總百官以治非以自立也書所謂既復厥辟者足以明之矣或曰馬遷氏紀云湯崩子太丁未立卒乃立丁之弟丙為君丙即位二年而崩立丙之弟仲壬為君仲壬即位四年而崩伊尹乃立太

丁之子太甲是為元年尹作伊訓之類之書也如是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也又其紀之下辭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其太甲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傳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也其紀年稱仲壬即位卿士伊尹崩而立太甲大與馬遷之紀頗同而獨孔氏之書年祀帝王有此差異孰為非乎予曰遷之書與紀年之書若等類也皆非聖人之作矣有

所自不明白其事耳或曰然何其馬遷之書其下之辭紀太甲之反政與伊尹之卒之類無所異其商書也予曰遷之著此書當其時蓋欲自廣耳執而一紀其經之事又懼其背孔子之言於己無所大也須以參雜外之書用混其本矣斯亦不足致心於二三蓋諸國之雜亂者也嗚呼君子嘗謂慎其所為也蓋懼其若此之惑於後也

李守節忠孝論

我國家有天下之年將以文綏萬民不以武靖四方盜鈎結叛陷澤州以死其子守節以潞下待罪皇帝命捨之反授單牧國史載其事嗚呼若守節也胡為生哉夫君臣以義立父子以親居義苟不勝其親則先其父而後其君矣親苟不勝於義則先其君而後其父矣臣子有國家而成身有忠孝而立行不幸或不得其兩全則俯其一以免汚名也止可亡身以存行不可忘行以存身若守節也於君不見其義於父不見其親敗家而煩

國絕忠而滅孝萬世之罪人也或曰守節之事胡為不見義於君不見親於父也予曰夫義者道也親者情也道所以出於世教情所以生於天然出於世者不可以違生於天者不可以逃且守節之父謀逆之始不能盡諫以制其亂煩君於深慮勞師於厚伐已復從之是於道也失其義矣父既成於大逆死於不善安而顧其敗忍而居其後是於情也失其親矣或曰守節非不以諫其父其父不聽之禍心久萌姦朋固謀暨其父死斬佐

卒以降如是無乃可免於此哉予曰不然諫之不以極其道不如不諫矣夫諫有三焉有公諫有力諫有死諫公諫者評其事之可否論其端之始終折其長短取以逆順是為公諫也力諫者彼衆以是我獨以非評其不道以極其言稱其大禍以懼其意進不以退久不以止是為力諫也死諫者言既不從情既不移可殺己身以厭彼志是為死諫也如此始謂極其道耳且守節豈能有是哉取其公諫也則不能明於言取其力諫也則不

能用其誠斯二者尚未果矣矧能以死諫之乎或曰古所謂三諫不從則隨而泣之若守節之諫其父也必以力諫矣言必極於敗禍事必阻於兇姦如謂之隨而泣之者守節於父也莫得其道哉予曰古之所謂泣諫其父者豈在父為大逆乎叛君謀國殘民興師耶或曰父之事既異于古子之諫又加於古復何使諫乎予曰可以死諫矣或曰子之意謂死諫也以其鈎之性既酷暴而隱忍莫若以其諫不止而被誅於父也予曰不然言

不見聽乃可當其父之前衆之中大亂而呼曰今此之亂違天地欺日月鬼神亦所以待誅也愚夫亦所以不為也我言不從汝逆必行敗而吾亦被戮矣我不若先其汝敗而前自死以免其名為背君之賊也觀汝之輩後日死且百毒而加身不及吾之萬一耳而後或刺及以明心或扼喉以斷氣茍實以力諫不從即可用此以諫矣且不聞守節之有是哉安能存其親之情於父也或曰若是守節既不能之失於孝也故聞命矣其所以

斬佐卒降重城莫於君也有忠乎予曰夫斬佐卒降重城葢以其父已敗勢已傾不得已而爲矣或曰苟守節之無是心即不斬且降矣乃其夙志不有其助父於逆背君以叛當父未死之前雖欲行而被其所拘未能也既父之死而遂成其志矣予曰若謂以父之所拘未能也即可竄身馳匹馬歸朝廷待罪於闕下以明己之不從父於逆用免其惡名也是其諫於父力不能制其亂於君誠不敢失其節也何其父敗已死而謂夙有志而

拘所不能行也縱實有之已亦何自辨其心哉或曰然苟守節能若子之言逃歸闕下設父如此而後敗死於外當有他人背以斬其佐卒以重城降乎苟非其守節即不如是矣予曰夫作叛者篘為主矣篘若不固其禍機雖姦黨百萬何能作乎主既已亡其下何為勇哉一以失其勢二以懼其死三以畏他人之先四以變有利於己有此四者孰不降乎何在獨守節而能哉或曰夫守節之當是時也甚幼耳年始逌冠成長於富貴之中

未能知其人事矣非不能如子之言予曰若謂其幼而
未能知人事即何其見父之敗能來降乎苟實幼而未
能知人事即亦不能有此也蓋其賣君父以藏志覬存
亡以射利萬代之姦賊也甚其父之為不道矣或曰皇
帝何赦之反授以位乎予曰皇帝御民賞罰各從其取
舍也於彼為之即不忠不孝也於我取之亦是其大過
而少有功矣或曰子若立朝廷將奈守節何予曰吾若
居祿位立朝廷雖皇帝以赦之吾疏請以殺之用謝其

天下之忠臣孝子也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臣妾奉詔出妻單于衆謂臣妾有怨憤之心不是知臣妾之意也臣妾今因行敢謝陛下以言用明臣妾之心無怨憤也夫自古婦人雖有賢異之材竒畯之能皆受制於男子之下婦人一挫至死亦罔敢雪於心况幽閑殿廷備職禁苑悲傷自負生平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選得列嬪御雖年華代謝芳時易失未甞敢怨尤於天

人縱絕幸於明主虛老於深宫臣妾知命如是也不期
國家以北敵未庭干戈尚熾代馬南牧聖君北憂慮煩
師征用惜民力徵前帝之事興和親之策出臣妾於掖
垣妻匈奴於沙漠斯乃國家深思遠慮簡勞省費之大
計也臣妾安敢不行矣況臣妾一婦人不能違陛下之
命也今所以謝陛下者以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
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
相宜為陛下謀之曰將宜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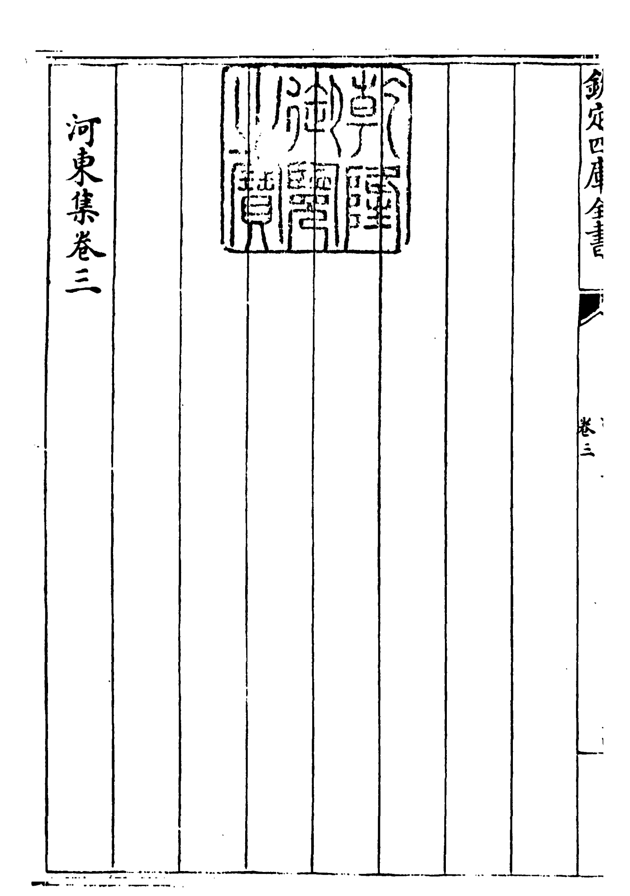
於戎朝廷息軫顧之憂疆埸無侵漁之患盡繫於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於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閉為心寵幸是望今反有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戍之名垂於萬代何有於怨憤也願陛下宫闈中復有如臣妾者臣妾身死之後用妻於單于則國家安危之事復何足慮於陛下之心乎陛下以此安危係於臣妾一婦人臣妾安敢無辭以謝陛下也

重脩孔子廟垣疏李淮拾遺請作

儒宮荒凉久矣噫天下太平厥道斯用會府之下尊師者吾未見也聖人禮法行於天地間萬物賴之而相養苟一日暫廢則日月昏陰陽錯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也由吾道而進者頂峩高冠身曳大佩享大牢而坐豐屋王公大人貴是極矣過吾先師之廟下則忘而不顧怠而不恭至於圖像隕地籩豆覆席皆曰何害於吾也其有日齋嚴其容月給費其産奉髠褐之徒則未見稍怠於心求福田利益也苟釋氏能福乎人王公大人

今日富貴何不由釋老之教以求之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師之道之教也我知其端矣大者欲塞其責小者將貪其利塞責者以其剥害黎元黷亂道德見釋氏有他感之事圖在屋壁懼身死之後罹其毒烈故捐家財贖其過矣貪利者以其命將夭而能壽疾不豫而得瘳居位而見遷鬻貨而獲倍謂能祗信福在其中以此而言得其誠矣王公大人尚若是也矧其愚不肖蠢蠢者乎斯風寖淫天人從化若洪水墊害大禹未生將何

以救之也於乎余入吾先師之宮不覺涕下用之者不知其力反趨於異類乎視其垣墉圮毀階廡狼藉痛心釋氏之門莊如王室吾先師之宮也反如是哉聞斯言者得不媿於心乎將令責按舊圖速修是陋庶先達與後進輩出金帛用資其費況不迨釋氏之取萬分之一也崇吾師之宮以昭其德吾先師享之亦無忝矣



河東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東集卷四至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賫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録監生臣蕭華

謄録監生臣康傑

河東集卷四

宋 柳開 撰

潤州重脩文宣王廟碑文

時稱聖人之德者多比於天地為較量而言蓋以其至大故也天地之有形横亘太虛中計億萬里不啻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附而生之賡億萬世維固維存是可為其大矣一旦或毁而不見其大也何有焉於戲粤惟我先聖孔子身長九尺六寸壽年七十有三栖栖為旅人

為陪臣作詩書大易春秋禮記之書取三才洎萬物經而緯之極其道者不越於數言身非天地之廣壽非天地之永歿而且久終而益賴以是而言斯與天地並德而稱大也天地其無間然乎天地尚如此矧餘者可與孔子為其等倫也歷代帝王能知之者乃立像貌建宮廷以時祠祀尊之甚者封之以王爵命被之以王衮冕自國都至州縣廟學生徒詔使如一唐季失道彊夫戾傾割裂土田競專制令梁周五代弗克除削我太祖始

憤起斬伐得十八年下荆取湖降蜀擒廣州克江南政
修官嚴物完兵彊聖天子令紿服神休召吳越甌閩來
走歸我不四年又盡平晉地萬方六合剗刷滌蕩悉絕
纖垢潤州在江南為上郡有孔子廟當僭偽時關法式
莫肯崇葺之兼以提卒荷戈拔剪疆壘日蹂躪作落然
蕪穢弗堪周視繼泣長任輩享慠偷剥寧曾少思太平
興國五年冬閒自常州知軍州事授勅知此州吏盜貪
羸檢夷澄育八年政事簡秋八月哉生明撤舊創新告

遷其廟自顏子及孟子以下門人大儒之像各塑繢配享於座厥功成乃刻辭於石以紀之文曰

謂民無知斯實乃欺廟成來觀其樂怡怡歎嗟興言嚴師崇教以齒以冑我將子效里門郊路出入謹讓晨趨夕息歸所背向不爭不踣安用刑克移之四方可則而康日升於天視察明分霾蔀霄黑其何為德伊誰謀之曰開曰適適位宫官判州通職右贊善大夫通判軍州事張適同脩此廟率吏奔工九旬力畢仰瞻庶賢羣侍翼翼側拜堂下伏決

如雨惟聖成身豈同父母罔識得生肖類毛羽冠衣廩
俸帝錫而用言政訓從學道以重以報之恩新此像宮
家興禮儀若魯之風當明天子以文求士詰詔八紘寧
弗如此復古尊儒去夷即雅化行來格皆為達者

時鑑并序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
峒有粟氏固之會其族南刼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
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涖全邵州以靜之明年春

粟氏來歸魁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於石以

誡之

族盛畀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干民取亡居夷鄰德處

險近賊蜀難通軺吳莫容舠嘯萬羣姦攻地摧關象踣

圍矣蛟甍㲉已薑纖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逼死罔

逸隼鷙誠捷懷餌受緤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

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戢兵竟慝怨

懼興禍貪慾生過狗意成朋怫心見憎以畏卒潰苟悅

爰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玉不補積滓非汚來紆往

亟愳睽智暱跡昭事著利洽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

高浪深潤有鮪有鱣保爾攸宜胥樂在時刋文無窮作

誡永終

玄風峒銘并序

出桂州東抵慶林觀背山下有峒出風淳化元年開

知州事往避秋暑因刻名於峒傍曰

桂東叢峰穴空通風凄肌森襟沒骨侵心瑩雪若潔凝

氷若冽暑宇若燠周陬流毒其何如斯為能去之嶺山峩峩嶺水湯湯亘古綿今氣炎土荒物爽遹情候乖朔節夏雨多涼秋旱多熱春衰冬扇朝順夕變反倒無恒夭厲相仍榛莽虫豸横亂患害性類所專造化莫遷我來峒中百慮時窮翛然自釋忘歸終日勒銘巖石用紀成極

桂州延齡寺西峰僧咸整新堂銘并序

桂州西峰僧咸整淳化元年不下山十二年矣整之

師洎祖師悉如整開與贊善大夫張測爲整作新堂以居之有問整之行何爲奇者對曰若時入陣戰賊勇能進不顧死者足爲善將矣况如孫吳乎交朋間視其友無欺者足爲義士矣况如管鮑乎爲政廉以平足爲良吏矣况如龔黄乎入朝事君直能言必盡誠者足爲賢臣矣况如伊周乎父兄在視其室無私者足爲孝子矣况如曾顔乎爲文理勝辭者足爲大儒矣况如荀孟乎惟整焦然坐一室足不踐山下寸

地況入豪貴污賤之門嗃嗃如狗鼠諂竊哉百善萬惡心動即生身遠自藏幾滅牛矣方之外殊而内同者止是整能潔其行與之善將之下商較其輕重整足為真僧矣由朔湘而南問僧者語整為諸先冬十二月堂成開始罷州任得歸闕留文堂下為整以銘之

知生為役兮無息無利畏同蹈遠兮出求以異復本逾元兮尤躭其味寧知不殊兮益增乎累整之專嚴兮潔

行世世超然遐邁兮時誰可洎窮觀永古兮何足有貴萬類千變兮終焉若是包極六合兮未充貪意精明至正兮深藏自閉維堂斯皇兮猶多餘地羣蛙草樹兮藤藤茂翠環鄰俯覲兮勝情與智祖源師派兮流善繼于家于國兮有懋名位晝晝麈夜燭兮昏罥若醉城闉巖岫兮疑畫相視渾淪奔紛兮孰思而議跬步天違兮海睽難既吁嗟螫之兮離垢脱穢我寧爾及兮腸填滓滯

湘漓二水説

湘漓二水始一水也出於海陽山山在桂州興安縣舊名
全義縣東南九十里西北流至縣東五里嶺上始分南北
為其二水北為湘水南為漓水求其二水之名于書于
紀皆無所説淳化元年閉自全州移知桂州問其嶺之
名即分水嶺也分水是相離水也二水異流也謂其同
出海陽至此嶺分南北而離也二水之名疑昔人因其
水分相離而乃命之曰湘水也漓水也其北水所為湘
南水所為漓將有以上下先後而乃名之也水陰屬屬

北方北方為水之主也以其北流者歸主也乃尊之以相字加其名為上焉又疑為以其北者入於華南者出於夷華貴於夷也故以相字為先焉既二水以二字分名之即北者為上為先名湘也即離者必加南流者也所以漓江是分水之南名也因其水之名分為相離也乃字傍從水為湘為漓也凡為字皆命名者也名者強稱物者也古之以萬物錯雜懼難别識也乃以名各記之矣即物之名有類有假有義有因焉斯二水之名以

其水分相離為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是從義也是有因也今書漓江為漓字疑其不當為此漓字也當以離字傍加水作此灕字也又字書古無此灕字酌其理增而今以為字焉亦由古之他字皆以義以禮撰物者以成字也非與天地同生於自然耳亦皆由於人者也於今悉為世所用矣以斯而言之即古之所為者未必即為是今之所作者未必即為不是耶凡事亦無古無今焉惟其為當者是也即湘漓二江之名孰曰非乎若以

其南方為漓流南方為漓江也即所説之義其疏矣

來賢亭記

人之學善文章行事烈烈代為之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欲願與之知企慕恨乎巳之後時而出不及也觀夫同世而偕立並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絶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未嘗靜坐思之不為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賓

者乎因而誨之吾所以異是於世矣乃搆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於吾者吾欲信而來於是也有未聞於吾者吾欲知而來於是也有先達於吾者吾欲趨而來於是也有後進於吾者吾欲誘而來於是也有務勝於吾者吾讓而來於是也有推退於吾者吾欲尊而來於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於世合吾道而比

於時嗚呼若曰予將來賢之徒於人人將來賢之名於予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警古矣

宋州龍興寺浴室院新修消災菩薩殿壁記

道隱師居是宮作是殿立是像柳子以王事縶於斯時任宋州録事參軍有轉運使和峴誣奏予盜庫金被制降使劾之以拘於寺中見而問之師謂柳子曰余聞在佛時有大賢智施功若力能消除世間一切灾苦故於今傳其道者未嘗廢予嗣其法見夫有

形有類者當罹於灾禍間亦至矣太虚中天地或有灾變日月或有灾蝕邦家或有灾難人民或有灾患夷狄禽獸或有灾癘草木虫魚或有灾害予欲如在佛時皆使免焉故以作是菩薩願能消而除之予曰佛之力師之心果若是是亦大矣紀其言刋於石以為師作記

河東集卷五

宋 柳開 撰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開再拜人之生有幸與不幸也幸者自知而不幸者謂人莫之知也蠢然徒若類而已矣或出無知之俗生不識其禮義死不知其喪祭不幸也歟或在中國生不成人而夭或聾或瞽或瘖或瘂或狂或愚皆疾之廢也不幸也歟或生當亂世戰伐交興相之以賊殺拘之以俘

虜旦不安其游夜不寧其居不幸也歟或生困於貧餓隷人之驅役受人之制限賤若於犬馬茍乎衣食者不幸也歟或生為兵習於弓矢之勞生為農勤於耒耜之業生為工力於刀斤之用生為賈務於衡斛之任難乎自足者不幸也歟或生溺為佛老之徒淫於誕妄之說生處乎典吏之職掌於賞罰之繁者不幸也歟是故君子篤道而育德懷仁而合義惡夫不幸者也自古聖人賢士無不惜乎此矣生而幸者少其人哉或曰子謂是

不幸者謂乎莫若己之皆儒者為幸也曰旨哉吾子之問儒者乎幸乎不幸乎也已人之不幸由乎天身之不幸由乎己己之者甚乎天之者也苟有外其貌而内其情於儒何幸哉言不忠行不信事君不能盡其節與朋友不能交以義父母在不能奉其誠鄉黨不能與仁者處見善不能致而學以及之聞利喜而趨恥貧賤而棄附勢而媚容者雖於身為儒而曰幸乎其君子觀之不幸也歟存為識者之笑沒為後人之辱甚乎前之者也

開竊自念幸而不生於無知之俗自五歲而讀書以至於此凡十九年矣當時便誦執事之文章與夫聖人之言雜而記之敢望今日親逢執事於是邦哉茍或夭死而疾病明天子不出而四海亂墮於執御之中廢先人之業雜為賤類縱今逢執事於是邦也何能進於執事之門哉斯非其幸者歟又開粗識古人之事不敢違道以就其志誑時以安其身茍行戾而進於執事之門亦負慚而自愧矣開頗有自知其幸也敢請見焉執事倘

不罪而寛容之戒乎開之大幸矣

上王學士第二書

開再拜先達者處乎上以待士後進者居於下以求知譬之髙山立其梯焉前者苟隮而絶其梯則未隮者無由而來矣前若思而自念曰吾或未得隮於斯梯忽時而絶則吾雖趫然迅於猿翩然利於鴻則亦莫致是之登其上也所以為上者必資乎下為下者必依於上上苟不容其下則上之功名無以大禄位無以尊獨行而

無徒獨唱而無和矣下茍不從其上則下之事業無以伸力行無以施自處而無朋自緘而無開矣如此則不惟上下之相失噫將見其國亦不得於治民亦不得於安也國與民亡其治與安則禮樂刑政無能措手足夏商之世常舉其士也所以王道成而風俗平秦漢魏晉取士者或亡或存故不逮於三代也夫士之賢愚混不可不用擇其良者也前代之衰亂者非不取士也取不以其賢者也君宰相之下立百辟庶尹非徒奉其職而

從於政亦要知其士者取而致於國也我國家四海今治者盖得執事者之在於位也執事之心固常在於取士矣當今取士之道獨有禮部焉每歲秋八月士由鄉縣而舉於州郡由州郡而貢於有司有司試其藝能擇其行義得中者後進名於天子始得為仕也然士之雖有賢能由鄉縣而得聞於州郡者由州郡而得聞於有司者萬少其一二矣况其無賢與能竊是虛器之人乎况其不由鄉縣州郡而直得聞於執事乎執事之來也

榮矣父母之邦矣臨其下也不以私御其衆也不以黨可與進而進之不可者否士咸謂執事於鄉里必多乎閑曰君子之心與天道小人莫能知執事豈以鄉里為情哉將以天下為情於民而與國矣千里不足私也數夫不足黨也接其士者達於上下相由之道也厚與不厚者取於賢與愚之分異也有之將以濟其道亡之將以順其物天可仰而不可升君子可近而不可親於士廣納而詳擇備求而偏任執事之所以待於下者也閑行

修而人不譽辭成而衆不解塊然獨處出無與交亦將由乎鄉縣而舉州郡豈敢遂望貢於有司乎自度取舍不背向背材於時而若無用器於道而如有合莫知其己之賢且愚也幸逢執事之來故有望於執事矣是以三投刺而一奉書先齋沐而後請見焉執事果不罪而與之進退揖讓俯仰周旋使得盡其儀焉執事之若此者固無失也蓋以接其士而欲求其賢以致於國也開之幸者則過矣何也本將由鄉縣州郡而貢有司苟得

貢於有司而敢遽望於有司之知乎今者不由鄉縣州郡而亟得拜見於執事執事復加之褒揚之賜閈未知從何而便至於此也宜何以報執事耳姑進其言而謝焉閈再拜

上王學士第三書

閈再拜謹投所業書序疏箴論一十七篇納其後進進謁之禮非為文也閈始將見於執事之時欲收拾有所磬其鄙惡士咸謂閈傷於太古不若擇其淺近者以獻之

開懼其失也遂取舊所著文寫以五通暨乎得見於執事執事賜之大恩不罪狂愚私心復悔遽擬易之又慮以疎其次第之儀時日相懸不可也即俟以後以別有聞夫生而知其道天之性也學而得其道師之功也江河流而不止浩浩焉鑿地以穿池汲水以增之力竭則涸而虛矣內以豐於外有餘也外以資於內不足也天之性有餘乎師之功不足乎知之其上也得之其次也道也者總名之謂也衆人則教矣賢人則舉矣聖人則

通矣秉燭以居暗見不逾於十步舍而視於日月之光通可分遠不可窮及乎日出之朝宇宙之間無不洞然矣衆人燭也賢人月也聖人日也指而授之曰諾矣命之南眛其東西與北焉衆人也斯其為原曰達於末矣賢人也聖人則異於是通能變變能復通之所以開復之所以闔開闔也者經三材而極萬物也運之於心而符於道矣善射者亡其器則的雖存而莫能取於中弓與矢其射之器也嫩習必以良調必以勁則發而無失

矣聖人之於道也有是乎其器存則見其聖人也其器亡則雖聖而莫識仁義禮智信道之器也用之可以達天下舍之不能濟之身用不舍惟聖人能之仁者心之親也義者事之制也禮者貌之體也知者神之至也信者誠之盡也親則不離制則有度體則無亂至則莫閡盡則可得故以之於己無不周以之於物無歸張而廣之所以見其時之情也肆其寶賈而售者必以大價市取利不大則不授矣聖人之於人利之無大小不價而

咸授焉仁義禮智信寳也來者與之違者拒之順於夷若華背於父子兄弟亦不能其心故聖人通之以盡其奧變之以極其妙復之以全其道賢人得之者幾衆人得之者不違於一執經而問焉句分而字解再三始别其義考之終身能窮諸篇也有矣尋其辭求諸理法而依行之述而取川之曰道若是有矣性非也學焉功之得也近於此者猶可言遠於此者莫可數學而不得者多乎多故曰道少其人哉成乎事業散乎文章末然也

於其不學者可也於其衆人者可也觀乎聖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晷聖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興棄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禮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學焉學為存也欲世存存之矣孟子十四篇軻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焉學能至哉韓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於俗矣寧有於斯乎能至乎此者然未達焉然異於斯矣仁義禮智信

可行也北轅而適燕不迷其性矣端冕而處者不亂其威儀矣代言文章者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為工聲律為能刻削傷於朴聲律薄於德無朴與德於仁義禮智信也何其故在於功之學焉無其天之性也自不足於道也以用而補之苟悅其耳目之翫君子不由矣君子之翫視必正聽必正文哉文哉可苟也已如可苟也已則詩書不删去其偽者也大違必小遺小違必大忘似有在乎天之性與師之功者焉小遺不棄於學大忘不可

得於道文章爲道之器也器可妄作乎鑒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惡容之厚於德不惡德之厚於容也文惡辭之華於理不惡理之華於辭也理華於詞則有可觀世如本用之則審是而已耳或曰小子有志哉言也無傷於衆害於巽乎曰登於執事之門如不極其談則有濫於進矣與常常者何異之乎

上王學士第四書

開再拜文籍之生於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爲常

法無道則存而為具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德也亦所以觀其政也隨其代而有焉非止於古而絶於今矣文不可遽為也由乎心智而出於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懿號令於民者其文矣哉心正則正矣心亂則亂矣發於內而主於外其心之謂也形於外而體於內其文之謂也心與文一者也君子用己心以通彼心合則附之離則誘之咸然使至於善矣故六經之用於時若是也或曰今之文異於子之言統其事而無不

幹者亦何經哉曰幾於茍矣於身適其取舍之便於物略其緩急之宜非製乎久者曰亦自得於心矣惡不可久乎曰裁度以用之搆累以成之役其心求於外非由於心以出於内也曰雜乎經史百家之言若學而積用不有其功且大乎曰如是小矣君子之文簡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經史百家之言則雜也始於心而為若虛終於文而成乃實習乎古者也始於心而為若實終於文而成乃虛習乎今者也習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

實能者知之矣不能者反是猶乎假彼之物執為己有可乎重之以華飾為偽者乎德何良哉曰始如不好於習古子又何為言乎古曰世非不好也未有其能者也人好其所能也不好其所不能也世之習於今有能者尚皆好之矣設有能於古者不好者哉若是能之其倫於經乎曰不可倫於經倫則亂也下而輔之張其道也曰子之文何謂也有志於古未達矣某不度鄙陋近獻舊文五通書以喻於道也序以列其志也疏以剌其事

也箴以約其行也論以陳其義也言踈而理簡氣質而體卑用於時不足為有道之資納於人不足為君子之觀妄而貢於執事者自知其過大矣執事苟不擯斥而時得容進於門而今而後益知其幸也

與張員外書

自古國以民為本臨民者官也官設其品任其大小者也今之君宰相之下府尹州牧縣令皆臨民者也大抵不及縣令之親於民也府尹州牧持其紀綱而已非所

以知民之善惡者也府總其州州總其縣縣之政總於其令令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内公與私無所違令不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内公與私俱亂不得其安雖無兵革饑饉之灾民業不經矣在國家擇其人而授之矣位不尊於府尹州牧其任則府尹州牧闗其令之政焉嗚呼近世凡事多喪其道與前不同不知為政之道也政係於民則由於縣令休息之也政以仁義忠信為宗今之見言仁義忠信者反謂為時不識其變者也如此而欲

天下國家治者難也政愈急而亂愈多法益峻而犯益衆矣且夫政須學而後知矣不學則不能得其道也不得其道也則事多撓於性莫知其制度之所節也過之慮其太甚不及慮其有失如是大者不能輕以取之小者不能重以舍之欲政無敗者不可得也是以冐其任而居之者民興於訕訟身陷於刑辟歷歷有之亦理宜也昔聖人著六經在其政也垂於萬世將使後人學其道而用於民焉非所謂空言者也人之不爲兵農工賈

之徒生而讀書誦習有所成立由有司而得為仕也惟相借以聲譽相道以階級所知者但茍名而竊位焉咸不考其為學之本也學者豈為名位以設其道也為政以立其教也古之為學於名位故有所闕學有所成而後試於政焉可即進不可即黜退之於今皆不類於此所以罕得其良吏也足下亦所盡見之矣近者獲得拜見聽足下所論之辭見其為政之道焉正合古人之所常佩者也上於國而從其公下於民而順其私不畏威

以曲其誠不凌弱以幹其事平慧而存其危緩法以革其奸故足下五十年間治民事官有善善之名朝廷謂之良縣令天下一人而已矣葢足下得其道者也非從學而少習之依於聖人之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旨何能及之哉真君子者也今之為縣令者皆異於足下一以闕其學二以失其道故不得其理焉予每念朝廷如足下者或老耄昏廢不勝大寄即宜處以顯髙之地率為仕者今問而師之學其臨民之術詢訪論議成就其業

使得致於政也而後求其無良者日漸少焉苟有僥倖之徒懷兇而飾偽好利而貪榮莫能容措於内矣如是而官不清而民不康者無也國家欲速其治平之道臨民而能善者繄其人也玆爲原乎足下觀之是言也小子於政何如也

與范員外書

孟春晦日東郊柳子言於范侯曰世之學者取於今而不取於古其名問雖顯而事業不著世之仕者専於身

而不專於道故其禄位雖尊而德義不彰取於今者是謂趨於時者也專於身者是謂好於利者也學者以名問為華而事業為實茍能於華而不能於實曰妄於學也學之下者也聖人恥之予亦恥之茍能華而兼能於實曰通於學也學之上者也聖人多之予亦多之仕者以禄位為輕而德義為重茍愛於輕不愛於重曰濫於仕也仕之下者也聖人惡之閣下亦惡之茍愛於輕而兼愛於重曰守於仕也仕之中者也聖人容之閣下亦

容之苟愛於重而不愛於輕曰強於仕也仕之上者也聖人貴之閣下亦貴之故予多其達於學也為文常務於教故閣下貴其強於仕也為政常務於治教於仁義為先治以忠信為本先者仁以存其誠義以制其體務在於其教也則予不能趨於時果名問不顯而事業著矣本者忠以事其上信以臨其下務在於其理也則閣下不能好於利果禄位不尊而德義彰矣能趨於時能好於利者未有取於古而専於道也是曰小人之徒歟

能取於古能專於道者未有趨於時而好於利也是曰君子之徒歟小人不能及君子之事故其名問顯而不永禄位尊而不固君子不足取小人之任故其事業著而益光德業彰而愈明今之學者取小人而棄君子則予常反於是以予也不得不窮為一旅人今之仕者亦取小人而棄君子則閣下亦常反於是是以閣下不得不阨於一外郎予所窮之於身也何足為窮乎若窮之於文也則是為窮也閣下所阨之於位也何足為阨乎

若阨之於政也則是為阨也况今君天下者曰聖宰天下者曰賢又將見予之身不窮矣閣下之位不阨矣予覩閣下之為政也盡得其專於道而務於治也不足復言之耳閣下觀予之為文也未盡得其古而務於教也則謹以碑銘箴疏論等雜共一十五篇獻於左右間冀閣下知斯言之不佞也惟於愚不肖與閣下望其等倫則有懸於貴賤矣

答梁拾遺改名書 周翰開寶壬申年

四月十五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始其愚之名肩愈也甚幼耳其所以志之於文也有由而來矣年十六七時得趙先生言指以韓文遂酷而學之其事具在野史趙先生傳故慕其名而乃名肩矣復以紹元字之以其韓柳借名於唐時欲紹其子厚也謂將紹其祖而肩其賢也愚之所自著東郊野夫傳者於論言之備矣其傳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亦所以見小人之所為盡於是矣逼自庚午歲野史既絶筆凡九十三篇共三十卷於東郊取諸

經亡篇補之後自賡其號曰補亡先生也去秋八月已來遂有仕進之心以干於世故得今以所著文投知於門下實為之舉進士矣竊冀於公者公以言譽之公以力振之同於常輩而是念矣不謂公厚待曰賢過於韓吏部賜書責其不至曰若宥於韓而為名非所然也以至指摘韓氏之疵恐累於小人之尚信公於古無與儔者耳小人謹聞命矣然若韓氏之録順宗紀淮西諫佛骨碑羅池其文在於今其事顯於古是非豈能曲於嶶

與誣者乎凡聖賢之度量大同也唐之時亦謂韓爲軻雄之徒也於今亦咸云若是也又其言文之最者曰元韓柳陸也是韓亦有道耳李讓夷撰録於韓氏近又以傳之者皆指斥此數事若方之於公即俱不足道也昔先師夫子聖人也爲獨立於古今矣馬遷氏紀老聃傳即有他辭以劣於先師也是亦其復有大於聖人者也矧其餘爲賢者哉公之以韓氏未足爲可賢也蓋公之大於韓氏矣亦若李朋之與先師夫子也不其公見之

者異於人哉得不貴之乎若教小人之吏其所慕也即小人本在漸而不在於久矣幼之時所以名者在於好尚韓之文故欲肩矣今長而成所以志者在乎執用先師之道也故亦將有所易矣是以補亡先生傳曰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志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仲塗其意將謂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聦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

今由於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斯亦小人之志不執其名於肩韓氏矣傳又云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或者發難之詞謂其肩愈紹先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夫人之立名以欲世識別其於衆矣）義以志其事（名之所出以義而在其已之事矣）從於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於道而遷其名於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斯亦小人之志又周於此矣小人雜志文中又有易名解以解其名肩愈而將易曰開也公

以是觀之小人果何如也夙昔之心正符公今之言也公謂小人之文竊六經之奥正百家之失廓堯舜之正塗張周孔之至治管晏之儔霸者之佐未稱其小人之所包括也即倘小人茍實有是豈果在未名於天朝乎復白疑之真有耶無耶望公細而閲之亦前所責於公之文中有傳句名斯在矣敢承誨命遽定曰開旅館嚚然文思不生言無所常道者急於報謝勿怪之可也

河東集卷五

河東集卷六

宋 柳開 撰

答陳昭華書

辱足下之知過聽我於言譽自念無所可有報其云而答其訪諭詢議者也足下思于道者可也其取於我者即未敢的然當而受也然不敢虚費足下之辭絶無其說使辜足下之望也或問如何人曰學為人也不學雖形貌衣冠若人也不曰人也雕蹄鑿齒居于四方之外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風氣無殊焉不知學所以異于中國也學以漸之漸即進止即退塲苗生而離離然秋乃實漸者也游遠方者始出於庭户久而至之矣曰將學孰從焉曰從于師成於友師者傳之者也不師則無以正琢玉者必求其工治能精器乃成學玉也師工也師之不工則玉毁而器不成吉哉七十子之學也得其師師焉就其工者也濟大海資于巨航乃不溺學大道得其君子乃不亂君子之人乎曰安見其君子而得

學其大道也曰存則從其人亡則從其書書者君子之積者也完者也人亡而行存矣存則由之悟則知之達則揮之土耕而可以稼書習而可以藝稼乃植藝乃立力勤則獲之倍心勤則通之奥利其斤而伐木木斬而斤愈利蓋金固剋其木也心固生其行也已行脩則知其君子之行也行也者君子之先無其行則無其君子也君子行在諸身用在諸人能得諸人與身一也行全而原于道道者君子行之本也德以則之義以宜之仁

以伸之禮以致之道所謂正者也曰觀書而欲其道之正者何取焉曰取于經之正焉道不夷故可取終身不能盡其理大乎聖人之經也數其五曰百子皆書也何獨經曰百子鳥獸也經其龍也鳥獸潛伏其林藪羣生其性命或毒焉或鷙焉龍翔乎天變化其神哉霈甘澤利下土春夏無之則萬物槁陰陽是賴之者也觀宇宙則知其域中之大矣誦其經則知其百子之説亂矣老佛之徒起于西西謂極于教也至于中國則莫極其父

子君臣之道焉彼不知其經也知其經則老佛之教何有于西哉百子老佛之流老佛之説能惑故小人奉之百子亂老佛惑聖人世不容霜降而蕭蕤死松柏茂焉聖人用而百子散老佛斃經明焉駕而馳者不出于康逵則覆而顛于險矣莫能通諸夏也曰子之學何為也曰吾學于經也曰經在得其誰人焉曰得其孔子者也曰孔子者子盡得之乎曰不可盡得也得其餘者也飲河之水盈腹而已耳負冬之陽面身而已耳曰得之言

乎于行乎曰行不言則質言不行則詐與其詐也寧質孰與其質也寧詐服其行用其言言行相備者也可稱矣始者吾不敢期人之知將欲視其可否者自納于聖人之道焉亦不敢謂遽然至于此也本在學為文章望于述作者之畛域脫離浮靡冀其一二之大者焉及出交其人得其數君之贈褒愛甚厚克謂若孟軻揚雄韓愈之流安敢冀于斯言哉每抱惕懼罪責其生且聖人之道泯昧也久矣孤而復危豈足勝其釋老楊墨衆之

為害哉孟軻韓愈尚不能各排闢其二者况我之能能總其二君之力乎徒袛見其不自度量之過也足下示書又若數君之言使我將何處也不可不為足下言之矣慮其尤數君與足下妄稱于我者則試使觀其道焉

答臧丙第一書

吾子遺我之書辭意皆是也然我謙謙不致退讓于吾子以我之所守非已之私者也乃先聖人之所公傳者也故我得直其誠而不謝于吾子耳吾子言既止于古

心亦止于古矣止于古者是為公也得其公而豈以私責于我乎乃觀吾子之書而達吾子之意使我昭然弗惑于中也誠為君子哉吾子能得此道而行則寸而日進之安而時馳之將見吾子望我之門而入矣入我之門則及乎聖人之堂奥窺乎聖人之室家是謂吾子達者也達于此者固為難矣吾子勤而慎重之我之今日能至于是始由吾子之道而來吾子能如是也我得以一一而言之耳嗚呼聖人之道傳之以有時矣三代巳

前我得而知之三代已後我得而言之在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執而行之用化天下固吾子與我皆知之耳不足復煩于辭也昔先師夫子大聖人也過于堯舜文武周公輩周之德既衰古之道將絶天之至仁也愛其民不堪獘廢禮亂樂如禽獸何生吾先師出於下也付其德而不付其位亦天之意厥有由乎付其德者以廣流萬世不付其位者忌拘于一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得其位者也功德雖被于當時至于今則有闕焉

是謂以政行之者不遠矣先師夫子獨有其德也不任于當時之政功德被乎今日之民是謂以書存之者能久久矣先師夫子之書吾子皆常得而觀之耳厥後寖微楊墨交亂聖人之道復將墜矣天之至仁也婉而必順不可再生其人若先師夫子耳將使後人知其德有尊卑道有次序故孟軻氏出而佐之辭而闢之聖人之道復存焉孟軻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孟軻氏沒聖人之道火于秦黄老于漢天知其是也再生揚雄

氏以正之聖人之道復明焉揚雄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揚雄氏沒佛于魏隋之間訛亂紛紛用相為教上扇其風以流于下下承其化以毒于上上下相蔽民若烏獸聖人之道隕然若逝無能持之者天憤其烈正不勝邪重生王通氏以明之而不耀于天下也出百餘年俾韓愈驟登其區廣開以辭聖人之道復大于唐焉王通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韓愈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夫數子之書皆明先師夫子之道

者也豈徒虛言哉自韓愈氏沒無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將紹復先師夫子之道也未知天使我之出耶是我竊其器以居則我何德而及于是者哉吾子之言良謂我得聖人之道也則往之數子者皆可及之耳求將及之則我忍從今之述作者乎今之述作者不足以觀乎聖人之道也故我之書吾子亦嘗得而觀之耳吾子能以此期于我我豈敢輕言報之哉

答臧丙第二書

吾子再遺于我之書觀之堪三復而歎嗚呼聖人之道果在于我矣吾自梁復魏從我者三人而已請其教而尊於我則往者數子依吾門而是居未若吾子之好我也屈巳之道勝巳之辭推而廣之使我誠之非其賢而有文義而有勇則焉足以言徵之哉增之以旣高補之以不足雖古人亦難于是吾子之言誠為多也獨能于古者則吾子取之于六經六經之辨其文兼其政遂其用簡于人其功扶于時吾子得之而不為巳之善取而

讓于人讓不在人必在於道吾子之言于我也果在於道矣讓其辭而取其道我足以勝其吾子之取乎吾子取之于六經誠是也辭之于我誠將報其可而已矣文取于古則實而有華文取于今則華而無實實有其華則曰經緯人之文也政在其中矣華無其實則非經緯人之文也政亡其中矣政亡其中則理世不足以觀之也六經之文各有其政得而行之者鮮矣未有不得而行之者也吾之於文得而行之也有時矣吾子今取于

我也非不知吾之得也將責吾實之可行也不可行也故知吾子之好我也在于道哉吾自得于吾子道彌光矣文之冀于古我心之久于是捨其辭而不足復其説也吾子言曰子慎而重之使我尊于古也敬而修之使我專于道也勤而行之使我力于教也謙而守之使我備于德也巽而言之使我危于辭也矜伐于今之文則世為我之罪人矜伐于古之道則我為世之化主之言也謗取于小人不取于君子若取于君子者則吾子之

言也不得謂我為古矣吾子遺我之書蒸蒸焉如言之不能及盖憂于道也世何得于斯人哉我何得于斯言哉嗚呼我不復憂其文之困于時也將困于時則我有吾子名矣若吾子不在于此則我文之與道也豈能昭明于先師夫子乎吾是告于吾子子不憚言之數也時有聞于我則道有幸矣豈獨我身之是為利也

答臧丙第三書

孰謂吾子不仁吾不信也順於言而强于道全于力而

公于人尊我之誠能能盡于此誠之尊我若是也則三有其説始言于予曰子達于古文矣升諸聖人之堂將入于室也再言于予曰子之文克肖於古聖人之文也無以矜伐取謗則與先師夫子之文並而顯之亦不廢矣又言于予曰子為宋之夫子矣如是也數斯深矣言也小漸于大是曰其順言也義止于古是曰其强道也晦用于明是曰其全力也誠推于賢是曰其公人也如謂吾子之不仁是吾不信也予不材德無盡在于此苟

虛其已而授其言則使二三子鳴其鼓而攻于我我豈能遠其二三子也若其吾子之言有可疑也則我將復之而已我之言曰聖人之道果在于我矣吾子惑之曰聖人之道其果在乎其果不在乎夫聖人之道其果不在于我也則我之述作也何不取于今而反取于古也專于政理之文是我獨得于世而行之聖人之道不謀于已曲乎其志從乎其衆是能及此得不謂果在于我矣又見夫有學聖人之道者孰曰聖人之道不在于我

也曰果在于我也夫聖人之道學而知之者不得謂之為果也生而知之者即得謂之為果也學而知之者皆從于師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備耳我之所得不從于師不自于學生而好古長而勤道況今之人溺于華侈奔于勢利能求于身能忘於道我若從其師以學之則隨而亦化之矣若學之果也似有薄于道哉今之學者依乎聖人之道罕能周而達焉若學之不在聖人之道則不謂之為學也能學于古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之道在

于今之學者之道也我不自于學而得之是言曰果也故我之自言得于聖人之道也不曰從學而來也我若學而得之不自曰果也又若孔子者周之大聖人也生不自知為聖人也夫孔子非不自知為大聖人也若不自知為大聖人也則又何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豈以自知為聖人也即與當時之人爭一國之位苟存乎養而已教非不治于世當諸侯霸明德弗宣是見阸于衰季也天苟與

其時孔子豈止位及乎一國乎教治一世乎將使堯舜之垂衣裳也若其執御耳夫删詩書定禮樂賛易道修春秋孔子知其道之不行也故存其教之在其中乃聖人之事業也後之學者著一文撰一書皆失其正務尚于辭未能知其聖人述作之意又安可出于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外歟用其文而行其教也固然矣聖人之道豈以復能删定賛修于詩書禮樂大易春秋即日果在于我也但思行其教而已其為教也曰道德仁義禮

樂刑政得其時則執而行之化於天下不得其時則務在昭明于聖人之德音與存其書使不隕墜何必刪定贊修乎況經聖人之手者文無不備矣文苟不備則不得為世之法也何足為聖人乎夫我言聖人之道果在于我也即不在刪定贊修也在于此也吾子言及于是也亦失于辭之執耳若吾子以我為宋之夫子也亦在此矣天下之知我能如此也亦若吾子之謂我矣又何誣于子也誣於天下也況聖人之道不可誣於人也苟

可誣于人也則三尺童子坐於儒宫端弁以處師其民以師事之曰聖人之道在于斯人也如是誣之可信耶孟軻得聖人之道豈在復能删定賛修于六經也揚雄得聖人之道豈在復能删定賛修于六經也韓愈得聖人之道豈在復能删定賛修于六經也聖人之道孔子删定賛修之天生徳于孔子不可階也孟與揚韓或厥緒告微或厥文告晦則持而明之開而闢之從于孔子之後各率其辭各成其書以佐于六經是曰得聖人之

道也得之也三子不在于學况聖人之道不可學也得之者是曰果也我竊自比于三子之行事言之為聖人之道果在于我也亦不為過矣亦不在于删定賛修矣又若讓六經于仁人不讓于不仁吾子之言誠是也我雖巧飾其非而能拒之哉吾子能讓于我雖非其至仁亦無辱其吾子之讓也讓之者不易納之者亦難讓失于讓則為不知人納失于納則為不度已能知于人能度于已是曰君子也是曰智者也吾子讓之于我不失

我納之于吾子亦不失也又若矜伐而取謗則敬授命矣敢不承教然其間有疑者辭何巳哉若謗之取也無擇于君子小人則君子之與小人道是同也又何辨其等倫哉若君子觀我之文謗將何取若小人觀我之文謂我矜伐于今之人是將興謗也則我本非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將以文矜伐于古之道也矜伐于古之道也則務將教化于民君子誠之小人歸之則謗之為漸也何由而起哉若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則不在于古

之文者也在于今之所尚者之文輕淫侈靡張皇虛詐苟從時欲求順已利是可取謗于人也况我之文不在于此無求利無從欲則小人觀之何得謂我矜伐于今之人哉謗不可因而生也若其君子之與小人俱不可取也固為然耳復何談哉若以堯舜之理則君子之與小人俱被其德不能興謗則謗從何而來矣桀紂之代則君子之與小人俱蒙其惡是能興謗則謗有自而作矣夫被堯舜之德也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獨有于君子

而無于小人則不謂之為全德也何足為與乎蒙桀紂之惡也亦先君子而後小人若獨有于君子而無于小人則不得謂之為全惡也何足為亡乎君子既被其徳况于小人乎君子既蒙其惡亦况于小人乎若以我文之比于君天下者則有間然矣夫君天下者善惡責于當世存亡繫于一時唯文之與道觀其時而行之觀其時而藏之時之能行即見用當世時之不行即將貽後代又安得與其堯舜桀紂較其等倫哉孔子之於周也

未聞當其時而能用之見阨于世見毀于人吾子固亦知耳若其畏君子尠而小人衆也則是君子道窮而小人之道勝也如此則君子之不及小人也明矣況萬無此豈君子不能成其譽而小人獨能流其謗哉若苟有是則君子反為小人之末耳我之言曰謗取于小人者盖謂時不能之也不取乎君子者謂知其道之有其屈伸也矧我之能無其可謗于小人哉時如不能行之即不在于天下小人之謗亦不行矣時如行之亦不在二

三君子之譽亦為行矣君子亦不能譽小人亦不能謗用與捨屬諸時譽與謗屬諸命聖人之達節也吾子忠告于我慮于謗憂于道我固前言授之耳亦不敢飾虚辭以拒其教也若吾子緘其口而默其言又何輕棄于聖人之道哉辭之可復我故以答將謂免謗而取謗也則深為失耳我苟不知吾子之道賢于是也則謂勉而取謗也我實小人也我之前書吾子宜再思之思之如有可復將俟于後命耳吾子之戒于我我豈忍違其命

也重以辭報義勿能止非吾子廣德淵深則不足如是也前之所謂三有其說于我也敬從其言而慎愛之於乎終日論道非不專于力也是非得失能取于其間者而今而後益有望于吾子矣不敢虛也不敢誣也

代長兄閔上王舍人書

月日姓名上書執事某性識鈍劣惟通經屬義而已然于時事萬亦識其一焉故知執事乃文章之主也後進于儒者困是道而不能與苟得進于左右間若哀憐而

顧愍之則何復患乎久而窮矣某益念于此晨夜勿廢非以文也是難于執事者耳某又不曉于文章誠將進而莫能進也欲求人而假手之則有聞于執事者不可外私于人也以此經時涉日展轉未就遂以報于小弟使叙其志致于丈小弟拒而復不可曰凡少乎哉欲進于執事者卜恩焉非藝專而學至材豐而智深則孰敢望其門墻而前矣且執事者之有文章也横天地冠古今非司馬相如揚雄之徒則罔能出其下自以是薄惡

而何堪寫之為辭以干乎如此將乞憐而反得其責矣不若直其事而質其言告于執事曰某年十三時授尚書于膠東胡生日誦千百言兼通大義後二年又授大易焉其業之習也若始之于書雖夜寢而朝食未嘗默口精之為至不敢自負逮年十七求貢有司一試而五登于場越時輩雖不能中輒亦無愧明年又貢焉加一于初用進者相忌而為仇自後歲舉于有司兩登名而天子退之自知命也時也不敢恨矣二十有五丁父憂

在家居喪後三年復求貢焉時遇執事主文衡而綜其任實志于執事也將能振乎其之困矣又不果顧見退于執事之下其當時頗自悲憶是巳之不専于藝耶是巳之拙趨于時耶是巳之失謀于人耶何至于此哉去年又進焉亦見黜于有司退而自為終無所成七上而七失之年巳三十矣欲棄之而休甘伏于聖明之世今年秋遇執事假政是邦振養罷危其復思而喜將有幸于執事也于古人始立之年亦未為過故昨與衆而求

舉焉未知斯之進也復何如耳嗚呼將言之而先泣矣家已貧矣親將老矣身甚長矣禄由遠矣天乎天乎何罪而是乎若此執事苟不加憐焉其從何門而望賜所以冀執事者亦非誣也某爲兒時知執事之聲名誦執事之文章以至遠近之言咸曰執事終大矣及乎稍長識執事之形容執事克已登位于朝當時咸曰執事雖用而未貴也斯將入制閣而典文闈階乎上也近年隨貢果當執事選試之内某雖不見取于執事人謂執事

之昇者實為得賢咸曰執事亦未矣天子必重寄矣今果理河朔之大邦化千里而成風其幸在貢士之流辱執事之掄舉衆復有言咸曰執事必相天下矣而後展伊周之大謀振堯禹之徳音萬物生植期荷厥恩其從而思之自念身世生當執事之同時幼知執事之聖賢長見執事之榮泰近在執事之選試今受執事之舉送幸為大矣執事必將為相矣以乎輿言數四咸克無虚故知衆今之辭所果非枉其若冀執事為相之日期以

望恩時雖不晚其實免于窮阨也晚矣今當執事責名羣士苟垂憐而振拔之使有得成即執事為相之日移恩在此也兄但誌之是言聞于執事者苟垂聽而不罪之又何必用于文以干乎其欣然不知所以為之也直寫上獻執事倘三四讀而不倦雖加責其亦為恩矣

上符興州書

予性甚僻氣甚古不以細行累其心走四海間求與知者竟無一人歸來鄉里日益病常卧草堂下自稱曰野

夫僕實非野夫盖不能苟與時俗輩拘以自蕩厥意故是言耳每負酒過市則市人目以為狂晚適田野中則農夫眙而相笑是魏人不知其人負不羈之材于世也僕亦不責之苟上位之人有干于是也則僕始自惑于心矣故今望執事之門書以自言焉雖賤為布衣度執事必無加諸僕也况執事樂善進賢服仁行義不以富貴驕物不以勲烈凌材且九州為大兆民是衆咸有斯言豈獨僕也在其下而不有干焉則使事去而自傷時

失而自咎也不逺矣僕嘗中夜不寐事疚其心滿皆盡濕卒難自禁非在乎急于食甘衣鮮求于官榮譽大况冬一裘而歲暖朝一飯而日飽無親愛離逺之痛無支體瘠劣之疾盖以其學成而不為人用道在而不得時遷虛勞乎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揚雄而肩韓愈自念其道即反不如百工賤人乎且工有長于一伎民有髙于一藝則衆皆湊其室而求其力夫運斤成風者匠氏之業發矢中的者匹夫之能尚皆獲其用而沽其直衒其

已而賈其勇則誰不欲競致左右間以觀乎能而快乎心矣即僕也口誦古聖賢人之書心紀古聖賢人之法作事于世為民善惡反與俗伍日極詆訶如是豈不痛心哉然江湖可以自放林泉可以自娛復戀不能去者以明天子在上賢執事在此復而思之設天與其命一朝一夕使主張斯文教民歸于古道又萬一而冀望于心也今執事聞是也忍不察其言而觀其行惜其人而愛其道哉實惟執事少垂獎待以慰我區區之心

上王太保書

兵者以詐行以奇勝以謀先以勇固此四者不敗之道也開生長河朔閒讀書為文之外好尋前古興亡成敗之蹟自兒童時復見列考每每話後莊宗迄于晉漢朝與北敵戰爭之事歷歷如在眼前開今夏中隨兵饋粮北抵涿州覩其北敵用兵之法皆如往昔列考所言察其國家將卒之徒即有異也以朝廷自周世宗取淮南收秦鳳太祖皇帝下荆湖破西川廣南滅吳皇帝平晉與

吳越甌閩三十年中兵出即勝謀動即成今天朝兵雖多將雖衆其為爭勝之道視北敵猶視吳蜀晉楚之師所以閧謂其有異而乃失其利也北敵非吳蜀晉楚之匹也用非詐也不能及其心出非奇也不能敵其衆動非謀也不能防其姦戰非勇也不能捍其力輕而視之易而行之非所以利也北敵昨自祁溝之役洎此入數月也逐我師而迴乘勝也念已地之侵蓄怒也乘勝而蓄怒今其來也必選其勁敵精騎盡率其羣決入吾境

勢甚銳耳劉與李不能堅壁清野備而避之非善知將者也譬之惡獸有暴其巢窟者退必咆哮攫齧肆害于物當此之時未可制其横猾也苟俟其怒心發極之後從而圖之可為易耳今聞北敵尚在瀛州界内開討其來也肯北而退乎敵使間者南入深蕫先行偵察也勿以其寂然無聲謂其息也此乃謀其往耳勿以其居然不動謂其止也此乃窺其便耳今明公承命而來禁旅旋至開欲乞候兵師到此即請盡出甲兵多恃旌旗綏

行而前至府北屬縣已來揚聲云大軍數十萬相次而至夜即多以火鼓張其兵勢仍請分命兩道而行北面城邑軍兵聞必增氣若敵人有南顧之心聞之必未敢輕易而進若敵人本無南顧之心此行不遠而迴又且無害于我況大河之北郡縣纍纍民居相鄰戶僅百萬聞王師而大至其心寧不頓得安乎俟其旬浹聞城池脩完北敵不進即請明公相度乞聖駕行幸天雄軍駐蹕而後進軍漸抵貝冀聲援邊方若得敵退歸河朔無

事即卻敵安邊之功盡成明公之勲業也開儒學議兵不識遠大僣易聞啓惶懼實深開再拜

河東集卷六